

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

司馬相如集校注

朱一清 孫以昭 校注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新注古代文學名家集

司馬相如集校注

朱一清 孫以昭 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司马相如集校注/(汉)司马相如著;朱一清,孙以昭
校注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6.2

(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)

ISBN 7-02-001670-7

I. 司…

Ⅰ. ①司… ②朱… ③孙…

Ⅱ. ①司马相如-文集 ②古典文学-中国

Ⅳ. I213.42

责任编辑:刘文忠

封面设计:了之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100千字 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4.5 插页2

1996年2月北京第1版 199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6.95 元

前言

司馬相如（公元前一七九——一一八），字長卿，小名犬子，因慕藺相如爲人，遂改名相如。蜀郡成都（今四川成都市）人。西漢傑出的辭賦家。

相如少時好讀書，學擊劍，以貴爲郎，事漢景帝爲武騎常侍。因景帝不好辭賦，便稱病免官，投梁孝王門下，與鄒陽、枚乘等交游，此時寫成《子虛賦》。梁孝王死（公元前一四四年），相如歸蜀，由於家貧，往依好友臨邛令王吉，以琴心挑臨邛富商卓王孫新寡的女兒卓文君，携之私奔成都。終因「家徒四壁」，又與文君同返臨邛賣酒，「令文君當鑪，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與保庸雜作，滌器於市中。」（見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）卓王孫深以爲耻，才分給文君部分財產，相如、文君便重歸成都居住。漢武帝即位後，愛好辭賦，讀了《子虛賦》，很是贊賞。經狗監楊得意推薦，相如因得召見，又作《天子遊獵賦》（即《上林賦》）獻之，武帝大悅，任以爲郎。從此，相如深得武帝信任。曾以中郎將身分奉使西南，寫了《論巴蜀檄》和《難蜀父老》文，對溝通漢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頗有貢獻。後有人告發相如出使時受人財物，被免官，不久又復爲郎。從此，相如不問國事，嘗稱病閒居。這期間曾陪從武帝至長楊宮畋獵，他又上《諫獵疏》，還過宜春宮時見秦二世墓，又作《哀二世賦》，被拜爲孝文園令。他見武帝「好仙道」，便上《大人賦》以諷諫，而武帝讀後，反覺「飄飄有凌雲之氣」。不久因病免官，家居茂陵，病卒於家中，留有《封禪書》奏武帝。

相如口吃而善著書，爲文工而遲，又體弱多病，故作品不多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新舊《唐書·藝文志》有《司馬文園集》二卷，但大都亡佚。今存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、《哀秦二世》、《大人》四賦，及《諫獵疏》、《論巴蜀檄》、《難蜀父老》、《封禪書》等文，收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本傳。又有《長門賦》，見於《文選》；《美人賦》，見於《初學記》和《古文苑》，有人疑此二賦爲僞作。此外，賦作僅存篇名的有：《梨賦》，見《文選》；《魏都賦》，劉逵注引；《魚菹賦》，見《北堂書鈔》卷一四六；《梓桐山賦》，見《玉篇》石部。散文僅存篇目的有《遺平陵侯書》、《與五公子相難》、《草本書》等，均見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本傳。

從相如現存的作品來看，其賦作成就最高。由於他生當漢武帝愛好辭賦的時代，他不僅善作賦，而且有賦的創作理論，即「合纂組以成文，列錦綉而爲質。一經一緯，一宮一商，此賦之跡也。賦家之心，苞括宇宙，總覽人物，斯乃得之於內，不可得而傳。」（《西京雜記》卷二）正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，他自覺地對客觀事物進行形象的藝術描繪，搞藻鋪陳。因而他創作的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賦，體制宏偉，詞藻瑰麗，想象豐富，描寫細緻，氣韻排宕，縱橫自如，反映了漢帝國物產豐饒、園林廣大、文化昌盛、國力强盛的氣象和面貌，歌頌了大一統中央王朝的氣魄和聲威，具有時代意義，而且開一代賦風，奠定了典型的漢大賦體制，確立了「勸百諷一」的賦頌傳統。明人王世貞的《藝苑卮言》說：「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，材極富，辭極麗，而運筆極古雅，精神極流動，意極高。」又說：「長卿之賦，賦之聖者也，一以風，一以頌，造體極玄。」魯迅先生也說：「相如賦作」不師故轍，自謙妙才，廣博閎麗，卓絕漢代。」（《漢文學史綱要》）他們都肯定了

司馬相如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此外，相如的《大人賦》、《哀二世賦》和《長門賦》是騷體賦，還帶有《楚辭》的痕迹。《大人賦》模擬《遠遊》，用字多生僻，藝術價值不高；《哀二世賦》對秦二世「持身不謹」、「信讒不寤」的批判，具有深刻的寓意，正如《文心雕龍·哀弔篇》所說：「及卒章要切，斷而能悲也。」《長門賦》是一篇優美的抒情小賦，它細緻地描摹了陳皇后失寵後的複雜心理，開後世宮怨詩之先河。爭議較多的《美人賦》，它模擬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，但筆意輕靈，字句妍秀而風格別致。這些，反映了相如賦作題材的豐富多彩和表現形式的多樣化。司馬相如的散文也很有成就，如《論巴蜀檄》、《難蜀父老》、《諫獵疏》和《封禪書》等，多用排偶句式，亦喜鋪陳渲染，語言暢達有力，風格蒼勁而有辭賦化傾向，對後世的政論散文很有影響。

相如作品瑕瑜互見，結合其所處的時代，就其思想內容來看，他維護國家的統一，反對驕奢淫逸，反對仙道，有一定的進步意義。但相如畢竟是言語侍從之臣，缺乏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深刻了解和對人民苦難的具體感受，因而他的作品迴避了社會上的主要矛盾，與同時代的作家作品相比，缺乏應有的深度和廣度。從藝術技巧來看，他有大膽探索、藝術創新的一面。尤其是他能運用虛構、象徵、鋪陳等手法，多層次多角度地描寫山川景物，細緻逼真而各具情態。但也由於鋪陳過分，轉成累贅；由於層層排比，因而板滯少變。由於堆砌詞藻，好用奇詞僻字，以致艱澀難讀。

『文章西漢兩司馬』，被譽為西漢文章巨擘之一的司馬相如，在我國賦史上確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透過他的作品，可以窺見漢賦產生、發展和演變的過程。他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，都是有益的歷史

借鑒。

司馬相如現存的作品，明代輯有專集，目前見到的善本有：明汪士賢輯刻、近人傅增湘校並跋的《漢魏六朝諸家文集二十二種》中的《司馬長卿集》，萬曆間刻本；《簡稱「傅校汪本」》明張燮輯的《七十二家集》中的《司馬文園集》，天啓、崇禎刻本；《簡稱「燮本」》明張溥輯的《漢魏六朝百二家集》中的《司馬文園集》，明末八閩徐博刻本（《簡稱「溥本」》）等三種，今以「傅校汪本」為底本。並以「燮本」、「溥本」，以及中華書局出版的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點校本，胡刻《昭明文選》李善注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《藝文類聚》，中華書局點校的《初學記》為校本。

凡底本脫誤有充足根據加以訂補的，逕直改正本文，並出校記加以說明；異體字、古今字，一律以通行體、今字為準，不出校記；有參考價值的異文，出校記注明。

注釋力求簡明，如遇疑義者，則引據材料，擇其善者從之；如出己意，則加「按」字以示區別。本書前言和辭賦部份由朱一清執筆，歌、書、檄、難、附錄部份由孫以昭執筆。

本書在校注過程中，承北京圖書館的大力協助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劉文忠同志對初稿提出寶貴意見，並參考過一些同志的著作；恕未一一標明。謹在此一併致謝。限於我們的水平，疏誤和不當之處，敬請讀者指正。

朱一清 孫以昭

一九八七年七月

目錄

前言.....(一)

賦

子虛賦.....(一)

上林賦.....(三)

哀二世賦.....(六)

大人賦.....(七)

美人賦.....(八)

長門賦并序.....(八)

歌

琴歌二首.....(九)

書

諫獵書·····(九六)

遺書言封禪事·····(一〇〇)

檄

諭巴蜀父老檄·····(一一八)

難

與蜀父老詰難·····(一二四)

附錄

古辭

白頭吟·····(一三六)

賦

子虛賦^①

楚使子虛使於齊，齊王悉發境內之士^{〔一〕}，備車騎之衆，與使者出畋^②。畋罷，子虛過詔^{〔二〕}烏有先生^③，而亡^{〔三〕}是公在^{〔四〕}焉。坐定，烏有先生問曰：「今日畋樂乎？」子虛曰：「樂。」「獲多乎？」曰：「少。」「然則何樂？」對^{〔五〕}曰：「僕樂齊^{〔六〕}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，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^④。」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

子虛曰：「可。王駕車千乘，選徒萬騎，畋於海濱。列卒滿澤，罟網彌山^⑤。掩^{〔七〕}兔^{〔八〕}麟鹿^⑥，射麋格^{〔九〕}麟^{〔一〇〕}。鷺於鹽浦^⑧，割鮮染輪^⑨。射中獲多，矜而自功。顧謂僕曰：『楚亦有平原廣澤、游獵之地，饒樂若此者乎？』楚王之獵孰^{〔二〕}與寡人^{〔三〕}？僕下車對曰：『臣，楚國之鄙人也，幸得宿衛^⑩，十有餘年。時從出游，游於後園，覽於有無^⑪，然猶未能徧覩也^⑬，又烏^{〔三〕}足以言其外澤者^{〔四〕}乎^⑭？』齊王曰：『雖然，略以子之所聞見^{〔五〕}言之。』」

「僕對曰：『唯唯。臣聞楚有七澤，嘗見其一，未覩其餘也。臣之所見，蓋特小小者爾。』」
名曰雲夢。雲夢者，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。其山盤紆弗鬱^⑮，隆崇律^⑯，岑峯^⑰參差^⑱，日月蔽虧^⑲，交錯糾紛，上千青雲^⑳；罷池陂陀^㉑，下屬江河^㉒。其土則丹青赭堊^㉓。雌黃白垺^㉔，錫碧金銀^㉕，衆色炫耀，照爛龍鱗^㉖。其石則赤玉玫瑰^㉗，琳琅昆吾^㉘，球功玄厲^㉙，礪^㉚石武夫^㉛。其東則有蕙圃^㉜，衡蘭芷若^㉝，穹窮^㉞，菑^㉟蒲^㊱，江^㊲蘼^㊳蘼蕪^㊴，諸柘^㊵巴^㊶且^㊷。其南則有平原廣澤，登降池^㊸，靡^㊹案衍壇曼^㊺，緣以大江，限以巫山^㊻；其高燥則生葳蕤^㊼苞荔^㊽，薛^㊾莎青蘋^㊿；其坤^①濕則生藏葢蒹葭^②，東藩離胡^③，蓮藕觚盧^④，奄閭^⑤軒于^⑥。衆物居之，不可勝圖^⑦。其西則有湧泉清池，激水推移^⑧，外發芙蓉陵^⑨，內隱鉅石白沙^⑩；其中則有神龜蛟鼉^⑪，瑋瑁鼈龍^⑫。其北則有陰林巨^⑬樹^⑭，梗杵豫樟^⑮，桂椒木蘭^⑯，藥離朱楊^⑰，檟梨棗栗^⑱，橘柚芬芳^⑲；其上則有鵙^⑳，雛^㉑孔鸞^㉒，騰遠射干^㉓；其下則有白虎玄豹，蝮蛇羆豸^㉔。』」
「於是乎^①乃使剗^②諸之倫^③，手格此獸^④。楚王乃駕馴駘之駟^⑤，乘雕玉之輿^⑥，靡魚須之橈旃^⑦，曳明月之珠旗^⑧，建干將之雄戟^⑨，左烏號^⑩之彫弓^⑪，右夏服之勁箭^⑫。陽子驂乘^⑬，蠟^⑭阿烏御^⑮，案節未舒^⑯，卽陵^⑰狡獸^⑱，蹙^⑲蚤蚤^⑳，轡^㉑距虛^㉒，軼野馬^㉓，轉駒駘^㉔，乘遺風^㉕，射游騏^㉖。倏眒^㉗，洌^㉘雷動焱^㉙，至^㉚星流

電〔六〕擊〔七〕；弓不虛發，中必決眦〔八〕，洞胸達掖〔九〕，絕乎心繫〔一〇〕。獲若雨獸〔一一〕，揜草蔽地〔一二〕。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〔一三〕，翺翔容與〔一四〕，覽於陰林，觀壯士之暴怒，與猛獸之恐懼，徼覩〔一五〕受誦〔一六〕，殫睹衆物之變態〔一七〕。

「於是鄭女曼姬〔一八〕，被阿錫〔一九〕，揜紵編〔二〇〕，雜織〔二一〕羅〔二二〕，垂霧縠〔二三〕，裝積〔二四〕蹇縵〔二五〕，紆徐委曲〔二六〕，鬱橈谿谷〔二七〕，紛紛裺裺〔二八〕，揚袍戍〔二九〕削〔三〇〕，飛〔三一〕織〔三二〕垂臂〔三三〕，扶輿〔三四〕猗〔三五〕靡〔三六〕，翕〔三七〕呻萃蔡〔三八〕；下摩〔三九〕蘭蕙〔四〇〕，上拂羽蓋〔四一〕，錯翡翠之葳〔四二〕蕤〔四三〕，繆繞玉緩〔四四〕。眇眇〔四五〕忽忽〔四六〕，若神〔四七〕之仿佛。於是乃羣〔四八〕相與獠於蕙圃〔四九〕，擘姍〔五〇〕勃窣〔五一〕，上〔五二〕金堤〔五三〕，揜翡翠，射駿驥〔五四〕，微增出〔五五〕，媵〔五六〕繳施〔五七〕。弋白鵠〔五八〕，連駕〔五九〕鵝〔六〇〕，雙鶴下〔六一〕，玄鶴加〔六二〕。怠而後發〔六三〕，游於清池〔六四〕。浮文鷁〔六五〕，揚旌〔六六〕樵〔六七〕。張翠帷，建羽蓋。網瑋瑁，鈎〔六八〕紫貝〔六九〕。搃金鼓〔七〇〕，吹鳴籟〔七一〕。榜人歌〔七二〕，聲流喝〔七三〕。水蟲駭，波鴻沸〔七四〕，湧泉起，奔揚〔七五〕會〔七六〕，礪石相擊〔七七〕，琅琅〔七八〕礧礧〔七九〕，若雷霆之聲，聞乎數百里之〔八〇〕外。

「將息獠者，擊靈鼓〔八一〕，起烽燧〔八二〕，車案行〔八三〕，騎就隊，纒乎淫淫〔八四〕，般〔八五〕乎裔裔〔八六〕。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〔八七〕，泊〔八八〕乎無爲〔八九〕，澹〔九〇〕乎自持〔九一〕，勺藥之和具〔九二〕，而後御之〔九三〕。不若大王終日馳騁，曾不下輿，將割輪焠〔九四〕，自以爲娛。臣竊觀之，齊殆不如。」於是王〔九五〕無以應僕也。」

烏有先生曰：「是何言之過也！足下不遠千里，來況〔三〇〕齊國〔三一〕，王悉發〔三二〕境內之士，備〔三三〕車騎之衆，與使者出畋〔三四〕，乃欲戮力致獲〔三五〕，以娛左右也〔三六〕，何名爲誇哉？問楚地之有無者，願聞大國之風烈〔三七〕，先生〔三八〕之餘論也。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，而盛推雲夢以爲驕〔三九〕，奢言淫樂，而顯侈靡，竊爲足下不取也。必若所言，固非楚國之美也。有而言之，是章君之惡也〔四〇〕；無而言之，是害足下之信也〔四一〕。章君〔四二〕惡，傷私義〔四三〕；二者無一可〔四四〕，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〔四五〕！且齊東踰鉅海〔四六〕，南有琅琊〔四七〕，觀乎成山〔四八〕，射乎之罘〔四九〕，浮勃〔五〇〕，游孟諸〔五一〕，邪與肅慎爲鄰〔五二〕，右以湯〔五三〕，谷爲界〔五四〕，秋收乎青丘〔五五〕，彷徨乎海外，吞若雲夢者八九，其於〔五六〕胸〔五七〕中曾不帶芥〔五八〕。若乃倣儻瑰璋〔五九〕，異方殊類，珍怪鳥獸，萬端鱗倅〔六〇〕，充仞〔六一〕其中〔六二〕，不可勝記，禹不能名，契不能計〔六三〕。然在諸侯之位，不敢言游戲之樂，苑囿之大，先生又見客〔六四〕，是以王辭〔六五〕不復〔六六〕，何爲無以〔六七〕應哉！」

〔校記〕

〔一〕齊王句 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作「齊王悉發車騎」，無「境內之士備之衆」七字。

〔三〕詭 《漢書》作「姪」，《文選》作「妣」，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引陶紹曾曰：「姪當爲吒。」

- 〔三〕亡 《史記》作「無」。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在「亡」上無「而」字。
- 〔四〕在 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存」。
- 〔五〕對 《史記》無「對」字。
- 〔六〕齊 《漢書》無「齊」字。
- 〔七〕掩 《史記》作「揜」。
- 〔八〕免 《漢書》作「菟」。
- 〔九〕格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脚」。
- 〔一〇〕麟 《藝文類聚》引作「驎」。
- 〔一一〕孰 《史記》作「何」。
- 〔一二〕人 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「人」下有「乎」字。
- 〔一三〕烏 《史記》作「惡」。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焉」。
- 〔一四〕者 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無「者」字。
- 〔一五〕見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「見」下有「而」字。
- 〔一六〕爾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、溥本作「耳」。
- 〔一七〕律 《史記》作「律」。《文選》、變本作「律」。
- 〔一八〕崦 《史記》作「巖」。
- 〔一九〕陁 《文選》作「陀」。
- 〔二〇〕昆吾 《史記》作「琨瑀」。
- 〔二一〕礪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作「礪」。錢大昭《漢書辨疑》曰：「當作『礪』。」
- 〔二二〕芷若 《史記》、《藝文類聚》在「芷若」下有「射干」二字。

〔三〕穹窮 《文選》作「穹窮」。《藝文類聚》、溥本作「穹窮」。

〔四〕菑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作「昌」。

〔五〕江 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作「江」。

〔六〕離 《史記》作「離」。

〔七〕柘 《史記》作「蔗」。

〔八〕巴 《史記》作「溥」。

〔九〕且 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且」。

〔十〕陲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陲」。

〔十一〕析 《史記》作「斯」，《漢書》作「析」。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曰：「《說文》無析、斯字，蓋後人誤加艸耳。」

〔十二〕薛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作「薛」。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曰：「《玉篇》：薛，莎也。案下既言莎，若作『薛』則爲複出，作

「薛」是也。」

〔十三〕埤 《史記》、《藝文類聚》作「卑」。

〔十四〕蘆盧 《史記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菰蘆」。

〔十五〕菴閭 《史記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菴閭」。《文選》作「菴閭」。

〔十六〕于 《史記》、溥本作「芋」。

〔十七〕陵 《史記》作「菱」。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曰：「誤。」《漢書》作「陵」。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菱」。

〔十八〕巨 《文選》作「其」，與下句爲一句。

〔十九〕樟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作「章」。

〔二十〕鳩 《漢書》作「宛」。

〔二十一〕難 《史記》在「鳩難」上有「赤猿螻蝻」四字，溥本作「赤猿獲狂」。

【三】 狎 《文選》作「狎」。《史記》「狎」下有「兇象野犀，窮奇猥狎」八字。錢大昕《廿二史考異》曰：「八字後人妄增。」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曰：「八字亦班刪之。」他認爲是班固撰《漢書》時刪去《史記》上述八字的。高步瀛《文選李注義疏》案：「吳先生曰：『上云蠖蜒，乃獸名。下云窮奇猥狎者，以猥狎狀窮奇之態，與橘柚芬芳句法同。』」認爲有此八字。

【四】 乎 《史記》無「乎」字。

【四】 刺 《史記》、《變本》、《溥本作「專」。

【四】 號 《史記》作「噪」。

【四】 織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作「織」。

【四】 陵 《藝文類聚》引作「凌」。

【四】 螻 《史記》作「麟」。

【四】 蝥 《史記》作「邛邛」。

【五】 麟 《史記》作「螻」。

【五】 馬 《史記》「馬」下有「而」字，與下句相連。

【五】 風 《史記》在「風」下有「而」字，與下句相連。

【五】 呻 傳校注本原作「呻」，誤。今據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變本》、《溥本》改。

【五】 情 《史記》作「淒」。

【五】 焱 《史記》作「燄」，《文選》、《溥本作「焱」。王先謙《漢書補註》案：「《文選》是也。」

【五】 電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變本》、《溥本作「霆」。

【五】 掖 《史記》、《藝文類聚》作「腋」。

【五】 紉 《史記》作「紉」。高步瀛《文選李注義疏》案：「當依《說文》作「紉」，「紉」，「紉」皆誤。」

- 【五九】錫 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作「錫」。胡克家《文選考異》曰：「應作錫。」
- 【六〇】織 傅校汪本原作「絨」，今據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改。
- 【六一】積 溥本作「積」。
- 【六二】縹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變本、溥本在「縹」下有「紆徐委曲」四字。《漢書》無此四字。高步瀛《文選李注義疏》案：「『紆徐委曲』四字，《史記》有之，非五臣所益。」
- 【六三】裊 溥本作「霏霏」。
- 【六四】戍 《史記》作「卹」。
- 【六五】飛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作「蜚」。
- 【六六】織 《史記》作「織」。
- 【六七】猗 《藝文類聚》作「倚」。
- 【六八】興 《史記》作「與」。
- 【六九】翕 《史記》作「噏」。
- 【七〇】摩 《文選》作「靡」。
- 【七一】威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作「威」。
- 【七二】眇眇 《史記》作「縹乎」。
- 【七三】神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溥本「神」下有「仙」字。
- 【七四】羣 《史記》、《文選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變本、溥本無「羣」字。
- 【七五】姍 《史記》作「珊」。
- 【七六】上 《文選》「上」字下有「乎」字。溥本作「而上乎金堤」。
- 【七七】熾 《漢書》、《文選》作「熾」，《史記》、變本、溥本作「織」。